

多元语境下的 叙事变奏

胡辛笔墨声画创作论

何静
著

今天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
而我们今天轻易抛弃的却是我们
甚至是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要苦苦寻求的！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多元语境下的 叙事变奏

胡辛笔墨声画创作论

何静
著

今天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
而我们今天珍惜的，却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
甚至是我们这个时代苦苦寻求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序 一

周榕芳

这部专著的作者是南昌大学青年女教师何静。书稿杀青之后,她给我送来一份,请我为之作序。其理由是:她是胡辛的研究生,胡辛是她的恩师;而我则是胡辛处女作、成名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和颇具影响的长篇小说《蔷薇雨》的责任编辑,胡辛是我的老作者、老朋友。我又是南昌大学聘请的兼职教授……并且说:“这也是胡老师的意见。”小何的恳切之请,我实难推辞,只好从命。

翻完整部书稿之后,我感到有些为难。写些什么呢?是评价这部专著角度新颖:从多元语境中的叙事变奏入手,来纵论胡辛的笔墨声画创作;还是赞许这部专著资料丰富、脉络清晰,疏理分析颇显作者科研之功力?仔细一想,这是评论家的事,况且读者在读完这部专著之后,自然会作出评价。我不是大家名流,又何必作这样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和导读?于是放弃了。那么,是否来谈一谈胡辛和她的创作呢?因为我毕竟和她有25年的交往,毕竟是她处女作、成名作的责任编辑。这样,我就拟出了四个标题:“胡辛是幸运的”、“胡辛是勤奋的”、“胡辛是执著的”、“胡辛是成功的”。可再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妥,因为这部专著和它的附录:“胡辛创作一览”、“胡辛获奖一览”、“经典评论回放”已经全面地、充分地展示了胡辛的创作生涯和成功之路;尤其是著名作家王蒙和著名评论家崔道怡为胡辛作品所写的两篇序文,更是对胡辛的创作及其成就作了精彩而又权威的评论,我又何必狗尾续貂再作吃力不讨好的蠢事?

那么,究竟写些什么呢?

我翻看了我1983—1984年的日记,看到了当初和胡辛交往的几条原始记录,有些意思。心想,何不从这几条记录入手,来回放一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篇让胡辛成名,让胡辛改变命运的短篇小说是如何出炉、获奖的过程,为胡辛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为读者提供一些阅读的乐趣呢?下面,就是1983—1984年我日记

中的几条记录和我的说明。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 晴(五)

上午阅稿。后接待胡清,谈短篇修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百花洲》当编辑,负责编小说稿。记得那是1983年春夏之交,出版社同事转来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署名胡辛。审阅了这篇小说后,我感觉基础相当不错,尤其是小说中四个四十岁女人之一的山村女教师柳青的事迹令我感动。当然,以编辑的挑剔眼光和对作品的精益求精,我觉得这篇小说还有可修饰和提高的地方,于是就约作者来编辑部谈修改意见。这天,胡清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有了第一次见面。交谈中我才了解到,胡清毕业于江西师大中文系,也是老五届大学生,现在江西省商业学校任教,创作是她的业余爱好,胡辛是她的笔名。

七月十三日 晴(三)

上午……医院回来之后,接待作者胡辛。

这天,胡清将《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修改稿送来。

修改之后的作品更臻完好,可以采用。

七月二十八日 晴(四)

编稿,《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当时,我正在编发《百花洲》第六期的稿件,《百花洲》是双月刊,单月出刊,第六期要在11月上旬出版。那时是铅排,印刷周期长,要提前90天发稿。那期的《百花洲》准备发三部中篇和一个短篇。短篇来稿多,编好的存稿也多,每期上哪篇,由主编汤匡时先生决定。编完《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之后,我送给主编,建议第六期刊用,原因是这篇小说确实不错,有分量。汤主编终审后,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将其他的短篇存稿继续往后摆,让胡辛的这篇上第六期。这样,1983年11月上旬,《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就与读者见面了。

十二月三日 晴(六)

上午接北京《小说选刊》编辑部电话,通知我所编发的胡辛小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被该刊选用,发八四年第一期(《百花洲》第六期)。

《小说选刊》当时在全国发行量大,又具权威性。作品能被它选登,是作者的幸事,也是原发刊物的幸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刚刚发表,就被选登,更是幸事。我和《百花洲》编辑部的同事们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子。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获悉,

那是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偶然发现”和极力推荐的结果(因为我们每期的刊物都寄给许多著名作家)。那生动情节,在王蒙先生为胡辛长篇小说《蔷薇雨》和崔道怡先生为胡辛小说集《这里有泉水》所写的序文中,有详细的描述。这两篇序就附在本书后面。

(一九八四年)元月四日 晴(三)

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为《小说选刊》八四年第一期转载,并列短篇小说之首。今《人民日报》登出广告。胡下午来电话再次感谢。

元月五日 晴(四)

上午胡清来访,送糖表示感谢。下午上班将糖分发给编辑室诸位。

送糖果表示喜庆之事,表示感谢之意是百姓的通行作法,胡辛也没例外。当时,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单纯。这么大的一件事,送包糖果,表示谢意,仅此而已。

元月二十日 阴(五)

上午看稿。收到涂吉安从北京来信,告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经初选已列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候选名单之内(计三十篇)。将情况告诉编辑部诸同志。

.....

晚与晓风一起给北京挂电话,未通。下午,汤给吴泰昌挂了电话。

元月二十一日 晴(六)

上午继续与北京通电话,给缪俊杰、李国文、朱春雨挂电话,仅缪的通了,中午阿桂给国文通了电话,给蒋子龙打了电话,希望关心评选。

涂吉安先生是《星火》杂志的副主编,《星火》刊登的湖北作家楚良的短篇《抢劫即将发生》也是一篇优秀之作,反响也很大,极有入选 1983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可能,涂吉安为此到京了解评选情况。因为是本省刊物的同仁,又是朋友,所以很快将评选信息传来。

真是好事接踵而来,编辑部自然又是一阵兴奋。那时,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影响巨大,一批新作者因获此奖项而一举成名,原发刊物因所发作品获此奖项备受上级领导、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得到信息后,我们不敢丝毫懈怠。汤主编亲自出马给吴泰昌挂电话了解情况。后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桂晓风先生,当时与我同在《百花洲》任小说编辑,我们都叫他“阿桂”。《百花洲》通过举办“庐山笔会”,结识了一批作家朋友。我们赶紧行动起来,与北京的作家朋友们通电话,进一步了解评

奖信息,争取好的结果。

元月二十四日 晴(二)

下午胡清来访,带她见祝、汤。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被《小说选刊》转载和入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也很高兴,说要见见作者。于是,我就带胡清见了分管副社长、副总编祝方明先生和文艺编辑室主任、《百花洲》主编汤匡时先生,胡辛向两位领导表示了感谢。

元月二十五日 阴(六)

获悉《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已经评委投票,被评中,获奖。

粉碎“四人帮”后,文坛复兴,新人新作此起彼伏,为此,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每年一届。评奖十分规范。初选、复评,最后经评委无记名投票,选出获奖作品。当年优秀作品数量多,评委们都要反复斟酌,好中选优。不是过硬的优秀作品,难以入选。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崔道怡先生后来对此有一段回忆,他听了王蒙先生谈对《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评价和感慨后,“受到感染,回编辑部赶紧找来看,果然不错。读到学生们为柳老师‘送行’,不禁鼻子发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会议期间,评委们也大多赞赏。经过无记名投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当选了。”

三月三日晚,家父因病在福建南平去世。得知消息后,三月四日晚,我乘火车回南平奔丧。为父亲办完丧事、作完“头七”后,我正准备和老母亲待上几天,安慰安慰她老人家时,编辑部来电话,要我赶快返回南昌。我还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之中,回昌后才知道要我陪同胡辛一起上北京领奖,心情略为开朗起来。

三月十四日 阴(三)晨六时三十五分到南昌。

回家稍事休息之后,即上班。领导通知我参加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因我编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获奖。

上午给《小说选刊》挂电话,办理借款事项。

三月十六日 阴(五)

准备赴京。上午给《小说选刊》挂电话,联系住宿。

晚,胡辛夫妇来访。准备行装。

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赴北京。

陪同胡辛上京参加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的,除了我,还有桂晓

风先生，同行者，有江西省文联副主席舒信波先生和《星火》杂志的女编辑余敏。因为《星火》刊发的湖北作家楚良的短篇小说《抢劫即将发生》也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所不同的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江西省作者在本省刊物发表而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第一部作品。胡辛的处女作，也就是她的成名作。

录上面的这些日记，作上述的这些说明，让我仿佛又回到 25 年前。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开始，25 年来，胡辛从一位普通中专的教师、业余作者成长为一位 211 建设重点大学的教授、全国知名女作家，不仅在文学创作，而且在影视创作和教学方面，都获得很大的成功。她的灵气，她的勤奋，她的执著，令人钦佩。她是新时期千千万万业余作者中的幸运儿。如今，南昌大学青年教师何静，为她书写了这部论著，从她的“笔墨声画创作的故事层面、叙述层面、人物类型和情节模式、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胡辛的文学影视生涯进行一个全新的叙事探研”。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研究、评论胡辛创作的最全面的一部论著。它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胡辛、解读胡辛，了解这位女性作家和学者不平凡的创作人生。

愿这部论著能够为读者欢迎。

愿胡辛在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成为红土地培育出的“永远的青枝绿叶”！

2007 年冬末

序 二

颜 敏

也许，只有亲历过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文学的黄金时代：苏醒的大地上，弥漫着理想与浪漫、希望与天真、激情与单纯的浓郁情绪，为文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土壤与气候。位居思想情感金字塔顶端的文学，如此地倍受尊崇，以致一篇成功的作品就可以使茫茫人海中的一位普通人物，一夜之间脱颖而出，成为公众社会瞩目的当代英雄。我正是在那个时候知道胡辛老师的，她因《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获 1983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一鸣惊人，其时我还是一个正在撰写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的中文系学生。

我知道，如今任何对于那个年代文学生态充满眷恋之情的怀念，都可能是一种奢侈的情感想象，不过我还是想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其重要性不在于它的曾经存在，而在于它与讲述历史的时代相关联，也在于它与历史的向度相关联，更在于它是否包含着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永恒性问题。从这种角度讲，《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是一篇至今都值得言说的佳作。坦率地说，这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理想人物柳青，当时对于我这个有过知青体验的大学生来说，就像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于我一样，只能引发片刻的感动，一旦我从短暂的净化情境中走出之后，便会转身清醒地面对现实人生。然而相当有趣的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却固执地深藏在阅读的记忆中。至于为什么，我一直没有静下心来追索与梳理，是何静这部胡辛创作论开启了我的阅读记忆与重新言说愿望。

一般而言，对于女性来说，四十岁原本就是一个人生的转折时段，何况这“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的青春岁月是在“文革”的乱世中度过的，因而她们虽然人值中年，

但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①。她们曾经用青春和想象装点了世间,而粗砺的岁月却开始在她们的眉宇间刻上风霜的痕迹;她们用理想和激情拥抱生活,而时代与人生的错位却让她们岁月蹉跎。青春的消逝、理想的褪色和岁月的蹉跎,逼视她们回眸人生旅途,思索内心的真实需求与生活的真正要义。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中年女性,“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的回眸、思索和感叹,既没有张洁《方舟》中女性们愤世嫉俗的激越,也没有谌容《人到中年》中陆文婷不堪负重的刻骨疲惫,尽管少年美好的憧憬与现实无奈的凡庸,构成巨大的人生反差,但她们或者无怨无悔地默默承受,或者捂着生命的创伤继续前行。如今,当我们拂去小说上的时间尘埃,辨析柳青“当我死时,世界呀,请在你的沉默中,替我留着‘我已经爱过了’”^②的感叹,依然会有一种苍凉的感动,它比那些以公平和正义为名义宣泄怨恨甚至于仇恨的话语,更加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因为社会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公正,人生从来就不完美,生活本身也是千疮百孔的,不是吗?

在我看来,尽管胡辛老师的这篇成名作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单纯时代的精神痕迹,但是对于她个人而言,如此地影响了其后的文学艺术创作,以至于规约了她的文学创作,并且辐射性地影响到她的艺术人生道路。从这种角度讲,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用在胡辛老师创作生涯中,还真有几分道理。具体地说,这种对文学创作的规约性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③

其一,越来越自觉的女性意识。可以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蔷薇雨》,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有着家族式的血缘关系;而她的四部长篇传记小说《张爱玲传》、《陈香梅传》、《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和《网络妈妈》,则全部是以女性人物为传主的,由此可见,她的性别意识是怎样的执着以及逐渐的自觉。

虽然胡辛老师在处女作的开篇即题:“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但连她自己都承认,这时她的女性意识还是比较朦胧的,而在《蔷薇雨》中则是相当自觉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从不忌讳女人写女人,写女人时也从未忘记自己是女

① 鲁迅:《叶紫作〈丰收〉序》,《鲁迅全集》第6卷220页

② 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百花洲》1983年第6期,第134页。

③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胡辛老师的创作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因而这里的阐释主要以长篇小说《蔷薇雨》为主。

人,不为别人,只因为世俗社会对女人依旧存在着不会太少的偏见与傲慢。”^①这部作品深情关注现实人生中现代女性纯粹爱情的遍体鳞伤,清醒地戳穿被大众社会称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自我迷醉的神话。

《蔷薇雨》的性别意识,主要凸现在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方面——无论是美好方面还是丑陋方面,不过这种性别差异与新生代作家的性别意识不同,它既没有偏执的自恋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也没有以自身为中心的女权话语,因而令人信服。当然,它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作品关于男性的描述,尤其是徐希玮曾经爱过的两位男子:强悍与无情的凌云,富有才情却懦弱自私的辜述之。他们身上固然存在着值得女性去爱的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致命的男性弱点;而且他们的弱点导致了徐希玮的生命悲剧,深深伤害了这位善良而美丽女性的身心。这个爱情悲剧似乎见证了现代女性对男性的深情与失望,她们虽然获得了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利,却发现这个世界缺乏理想的选择对象,由此看来现代女性的爱情理想遥遥无期。那么,男性本身的缺憾究竟是社会文化体制造成的性格原因,还是与生俱来的存在呢?究竟是具体的个体生命无法祛除自身的偶在性和有限性,还是女性预设的白马王子式的爱情想象原本就存在着问题呢?我们真的无法寻找到确切的答案,并且应该承认,迄今人类理性还没有成熟到彻底破解爱情难题的程度,因而也只能希冀审美乌托邦了。

其二,执着的地域文化意识。如果说《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散发的南昌文化气息,还只是因为它与作品人物的生命记忆息息相关,那么《蔷薇雨》则是有意识地对古城南昌进行全景式的文化审视与历史纵深式的描述:大到城市的整体俯瞰,小至古巷古宅的经纬;各个阶层的人物性格,各种形象的言语行为;表层上的风土人情,深层中的精神文化,无不渗透着古城南昌的文化特质。

胡辛老师在《蔷薇雨·自序》中说:“不管我的蒸馏技艺如何,《蔷薇雨》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相。”^②是的,如今的南昌,与所有的中国现代城市一样,日

① 胡辛:《步履女人的痛苦——〈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跋》,《女人的眼睛》,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② 胡辛:《蔷薇雨·自序》,《蔷薇雨》,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渐成为用现代的装饰材料和耀眼的玻璃包裹的钢筋混凝土大厦的丛林,而且这种巨变似乎是在一代人身上发生并完成的。也就是说,好像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生态环境将被肢解甚至被粉碎,不久的将来人们只有在民俗文化博物馆寻找我们父辈的生活方式,并从物质的形态中辨析他们的文化特质与思维方式。

然而,只要我们细细地品味《蔷薇雨》就不难发现,古城南昌的思想文化变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迅速和快捷。表相上的城市变化,确实是近些年经济建设的结果,但深层中的思想文化的变化过程却整整延展了一个世纪,而且伴随这个巨大变化过程的,是无数个体生命的灵魂挣扎。小说中的徐家书屋几代女性的生命情态,可以见证这个漫长的文化演变过程。在这个家族的女性形象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长年守寡静守织布屋的徐老太,与有历经生活磨难以致中年未嫁的徐希玮。前者在“节孝可风”的牌匾下谨守道德寂静主义,安于自己不幸的宿命,摒弃自己的生命热情和愿望;后者对于感情生命的悖论既不逃避也不僭越,即便是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碎,依然还有生活的追求。我的意思是说,对于女性而言,传统文化无疑具有扼杀个体感性生命的毒素,而现代文化虽然充满了生命的悖论,但至少承认个体感性生命的存在价值。而且从中也不难发现,古城南昌地域文化的核心价值,依然是主流的儒家思想。可见,虽然胡辛老师在自己故土的文化中投入了生命的恋眷,但同时也保持着现代理性的审视。

其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色彩。

这里所说的主体意识除了女性意识之外,还有从生命意识、生活体验以及从人生感悟中淘洗或蒸馏出来的个体智性;而情感色彩则主要指她的作品充溢着生命的激情。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到《蔷薇雨》,爱恨情仇的气息越来越浓烈与醇厚,作者有时难以抑制地借助人物视觉,表达自己的生命感悟、情感倾向和生活态度。

我知道,在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艺术个性可能是一种艺术人格的冒险,因为暧昧似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而她得拒绝暧昧。但是,我理解胡辛老师,她就是这么一种个性。如果说这种个性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不得不考虑表达的方式,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则大可不必自我压抑了。不过,这种文学创作中的艺术个性和人格力量,与传记体小说文类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艺术关联,因此,胡辛老师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传记作家,我想也是水到渠成的艺术造化。

至于辐射性的艺术创作影响,主要是指胡辛老师因为《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和

《蔷薇雨》而与影视文学结缘,从而成为语言艺术与视觉艺术的双栖作家。关于她的影视文学创作,我只知道她不仅写剧本、做编导,还在大学里支撑着一个影视文学专业,开辟出一个新型的专业领域。这方面的功德,也许要在若干年后才能逐渐显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记得在何静女士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我为她的胡辛研究这个题目所吸引。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开始,胡辛老师笔涉小说、传记、影视文学、散文随笔、文学理论和批评等等形式,25年间出版专著30余部,共计600多万字,其间还要从事专业教学。姑且不谈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和艺术价值,仅仅是这种艺术生命的密度和力度,我自己也是望尘莫及的,何况她还是我们江西的本土作家,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索与研究吗?

按理说,这些年来选择某个作家做个案研究,是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因为从收集资料、阅读作品,到构思结构与撰写论文,作家的个案研究相对而言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既可以积累研究经验,也可以检验自己的研究能力。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是被文学史排在前几名的作家,反复成为研究的对象,而硕士论文要超越既有的研究成果又决非易事,这样一来,便难以见到创新性的论文。另一方面,研究者面对难以超越的既有成果,只能是悉心梳理,实际上很难达到专业训练的目的。因此,当我见到胡辛研究这个题目,经验地感到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选题,眼睛一亮。现在看来,当初的感觉是对的,这部专著至少是今后研究胡辛老师文学艺术创作不可绕过的研究桥梁。

我曾在讲台上向同学说过黄侃先生的故事。黄侃先生为章太炎先生最得意的大弟子,学问既博且专,是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师,连周作人都认为“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①。但遗憾的是他立志“五十当著书”,结果是大半生述而不作,可惜了满腹学问。我认为,问学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应在不断的磨砺中自我提升,关键是要敢于起步勇于拓进。因此,尽管这部专著有着稚嫩的痕迹,但却是个人学术上的成人仪式,一个美好的开端。

2007年冬末

^①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序 三

肖玉梅

面对眼前厚厚的一摞几十万言的书稿《多元语境下的叙事变奏》，我心中不由得为之感动。作者何静是我的硕士生，书稿由她的近8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扩充而来。何静在我所带的研究生中，属于特别文静、特别娇弱的一个，她的白皙的皮肤真像煮熟的剥壳鸡蛋，说话也轻言细语，然而，在她身上却蕴含着一种坚韧的东西，做什么都要做好，认真负责、勤奋刻苦，这正是当今青年70后、80后身上所普遍性匮乏的东西！这，就是精神。我属于50后一代，从岁月中走过来，特别珍惜、特别看重这种精神。

《多元语境下的叙事变奏——胡辛笔墨声画创作论》研究的对象是搏击于文学与影视激流中的胡辛先生的创作。胡辛自1983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至今已在文坛辛勤耕耘25周年，有书36本，涉小说、散文、影视剧、理论研究各个领域，所以对其研究是极有意义之事。从这厚实的论著来看，也的确收获颇丰，何静的毕业论文正好抽到外省外校专家的盲审，成绩优良，这也让我颇感欣慰。

回想开题的时候，起初，何静对自己的选择曾有过犹疑，一是担心自己功底浅、怕写不好写不透，二是胡辛老师不同意，觉得朝夕共处太近太亲的关系反而会误读误写。这时，我坚定支持小何的选择，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为什么不写？胡辛老师著作等身，一个就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作家为什么我们不能静下心来深入研究她的创作成果和成长生态？我们的校园文化常将外地作家、评论家请进来，这很好，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校园生活，增添了学生的文化底蕴，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一样能与他们比肩而立，我们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亮点更应引以为骄傲的。况且，毕业论文不是表扬书，不是歌功颂德文，以叙事学的理论为支撑，从叙事策略、叙事结构、视点人称、时间空间和风格诸方面，结合文本进行探研，是科学的态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询，是很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之事。

胡辛是当代著名作家,但她常说:我的终身职业是教师。她生于江西、长于江西,风风火火的身影常出现于我们南昌大学的校园里,都说伟大与距离成正比,但她不是这样,越是接近她,越能感受到她待人的真诚、直率和热情,当然,还有她的嫉恶如仇。她年逾六十,但她仍然少于世故,她敢于直面当今人生,吃大苦耐大劳,做什么都要做得最好,辛勤耕耘之中,她要问个结果,过程重要,结果也重要。人生苦短,没有结果的过程是奢侈的浪费、不负责任的放任。胡辛老师有不少掌故在校内外流传,她在危难关头常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变不可能为可能,对不公正现象她也敢拍案而起,慷慨陈辞,真是痛快淋漓。

江西要崛起,影视文化产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胡辛老师从文学游走影视,成绩斐然,极富开拓精神,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她著作等身、功德圆满、德高望重,本来可以在家集中精力和时间写自己喜爱的长篇小说,可种花莳草、含饴弄孙,但是她却把她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全给了影视专业和她的学生们,这种精神在当今是非常难得的,谁不讲经济利益?谁不享受娱乐消费?谁还心甘情愿自讨苦吃?

人,说到底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想透过字里行间,去寻找去回忆去珍重这份传统精神。

这是论文之外我想说的话。

2007 年冬末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6
序三	11
绪论	1
第一章 故事层与主题意蕴	7
第一节 独立意识:女性价值的寻觅	9
一 春之声:《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9
二 《蔷薇雨》:花谢花会再开	15
第二节 红色情结: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9
一 《我的奶娘》:女性生活史的再现与重构	19
二 24集电视连续剧《聚沙》:继承与超越	25
第三节 白色情怀:陶瓷与女性文化	29
一 白色土:写不尽拍不尽的景德镇	29
二 《陶瓷物语》:女性文化的另一种阐释	34
第四节 传奇与普通人:生死恋与爱的升华	36
一 四部女性传记:“情”透纸背	36
二 真实与想象:虚构在纪实中穿行	39
第二章 同样的故事 不同的叙述	42
第一节 小说与电视剧的互文互动	43
一 叙事媒介与叙事语言的转变	43
二 改编中的改写、删减与扩展	51
第二节 负重若轻的复调叙事结构	57
一 情有独钟“拧绳式”	57

二 节外生枝繁花满树	64
三 双线念珠式结构	67
第三节 人称与视点的跳跃切换	72
一 多视点叙事	72
二 第一人称的内在式焦点叙述	77
三 画外音和访谈	81
第三章 叙事策略的选择与被选择	88
第一节 主流融合伦理的泛情化策略	89
第二节 精英与商业(大众)话语的缝合	94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精英话语的坚守	98
第四章 穿越时空的笔墨声画表述	106
第一节 时间的标识、疏密与游走	107
一 大历史长河中的凡人俗事	107
二 笔墨光影流泻中的叙事时序	112
第二节 空间的色彩、节奏与气息	117
一 绚烂、平淡与视觉盛宴	117
二 笔墨声画中的蒙太奇与长镜头空间	122
第三节 有意味的元素	130
一 丰富的细节	130
二 象喻	132
三 书卷气与市井俗语	135
第四节 屡试不爽的情节模式与套路	137
一 “身世之谜”	138
二 “少女未婚先孕”与“私生子”情节	141
三 穿针引线编织情节的信物	144
四 “同一屋檐下”的变异变奏	146
五 “灰姑娘”的解构与建构	147
六 没有答案的故事结局	149

第五章 性别视角与人物类型	151
第一节 女性:在主流与边缘之间	152
一 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152
二 不寻常的“母亲”	154
三 为情所困的女性	155
第二节 人类的另一半	157
一 在爱情边缘踟蹰	157
二 男人也是“百极碎”	161
第三节 涉世之初的青春人物	163
一 挣脱性别的灵动飞扬	163
二 还是折断了飞翔翅膀	167
第六章 两极碰撞的张力:叙事风格初探	170
第一节 史诗视阈与戏剧性人生	171
一 历史背景与本土显影	171
二 世上无巧不成书	175
第二节 沉重纪实与诗化意蕴	178
一 含辛茹苦还原现场	178
二 人渴求诗意地栖居	180
第三节 现实与魔幻现实	182
一 解构与建构:从《“百极碎”启示录》到《地上有个黑太阳》	182
二 你从远古走来:《陶瓷物语》的魔幻色彩	184
三 后现代语境的青春游弋:《聚沙》的拼贴与戏仿	186
结语:永远的青枝绿叶	190
参考资料	193
附录一:胡辛创作一览	202
附录二:胡辛获奖一览	205
经典评论回放	207
后记	321